

创办《房山人口报》的回顾

张玉泉

近读《房山文史资料》第二十五期登载的刘泽林的文章《青峰与新时期房山文学的繁荣》之后，勾起了我对《房山人口报》创办情况的回忆。

办报宗旨

《房山人口报》是房山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在改革开放的中期创办的。它的主要宗旨在于大力宣传贯彻执行党的计划生育方针政策，全面有效地控制人口数量增长，提高人口质量，着力转变广大育龄人群陈旧的生育观念，树立婚育新风。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，我区的计划生育工作虽取得很大成绩，但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仍需有效控制，此时必须采取各种有效的手段全覆盖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用办报的宣传教育形式，于 1986 年初决定办一份《房山人口报》。该报由计生委办公室主任抓，计生工作宣传指导站承办，由站长张永顺全权负责编辑，开始为月刊，后因时间太紧改为双月刊。每期为八开 4 版（容 3 万多字），每版内容明确，设置的栏目较全，一版主要刊登国家、市、区颁布的有关计生政策、法规。各级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，各乡镇计生工作情况、进度、经验、教训，主管领导的举措，目标管理的实施情况，三无乡镇单位的创建（三无：无计划外生育、无大月份引产、无未婚先孕），计划生育管理经验等。二、三版的栏目和内容主要有《计生简讯》、《工作动态》、《农村新貌》、《科技园地》、《知识点滴》、《家庭与卫生》等计生工作情况和有关知识的推广与宣传。第四版刊登人口文学：反映人口、家庭与计生工作的文学作品，主要面向全区业余文学爱好者写的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、连环画等。

《房山人口报》从 1986 年 3 月至 1990 年年底办了近 5 年之久，共出刊 40 多期，对房山区的计划生育工作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。

打出知名度

为了办得正规庄重，我们从 1989 年初申请了正式内刊号（准印证为北京市内部报刊准印证 890023 号），使这张专业小报合法化。为了扩大影响，打开知名度，充分发挥名人效应，我们从办报之日起，就想办法请名人题字或撰写文章。在 1986 年底请了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、著名文艺评论家、北京人文函

授大学校长周红兴题写了报头。

房山人口報

周紅興題

图1：周红兴题“房山人口报”

1986年夏末，当我得知著名作家浩然正住在十渡写他的长篇小说《苍生》时，便利用一个星期天去看望他。我是他在新街下放劳动时交下的老朋友。8月4日下午，当我告辞他时，他欣然答和笔，他接过来略加思索，抄给《房山人口报》于十渡。

我们在1986年第11期(总字第4期)的《房山人口报》头版头条刊出了这个题词之后，读者反响较大。1988年早春到京登门探望。临告辞

古语新编，抄给房山人口报
顶十个。
儿女不必多，一个好的
浩然 一九八六年八月四日

便提出请他给《房山人应，我随即掏出笔记本了一下，便题写了以下好的顶十个”古谚语新浩然 1986年8月4日

期(总字第4期)的《房山人口报》头版头条刊出了这个题词之后，读者反响较大。1988年早春到京登门探望。临告辞

人口少而精，中国才富强。

图3：刘绍棠题“人口少而精，中国才富强”

刘绍棠
一九八八年二月

浩然题“儿女不必多，一个好的顶十个”让刘绍棠一看，他说：“这是我们单位办的一份小报，想请您给题个词！”刘绍棠犹豫了一下，便让夫人拿出纸和笔欣然写下：“人口少而精，中国才富强”题赠《房山人口报》刘绍棠一九八八年二月。永顺接过题字，怀着十分感激之情，深情谢过刘绍棠便告辞了。他坐上公交车，在返回的路上还一遍又一遍地欣赏这位大家的笔墨。事后我想，像我们这个小鼻子小眼小

门小户办的小报让这些大家给题字，真有点儿难为情。他们之所以很给面子也完全出于私人关系，否则是办不到的。办报跟写书一样，除内容能吸引人、语言有特色之外，还需让名家(或权威人士)给推荐，这是十分必要的。就是这样每期不足3万字的小报，期期都办得很认真。文字的东西来不得半点儿马虎，况且它代表计生委的窗口，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特别珍爱它。所以一份尘封多年难得见到的小报，偶有发现，才如久别重逢的战友那样兴奋和激动。

那是前年(2010年)一个深冬的上午，我去苏庄农贸市场闲逛，在一个卖旧书报杂志的地摊上偶然发现一张泛黄的《房山人口报》，对折着，里面还夹着一叠旧信封。紧靠报头下登有《中共房山县文件》(房发〔1986〕046号)那是县委转发县计生委党组关于纪念《中共中央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

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公开信》发表六周年开展学习宣传活动的请示通知，一旁是浩然的那个题词。报头是周红兴先生题的，我一细看是1986年11月出的《房山人口报》(总字4期)，距今已有25年了。我如获至宝。我问小贩哪收的，他说从农村买废报纸买来的，他看出了我极欢喜，不忍放下。他说：“这种报纸难得见到，您想收藏？”我点点头：“那就给10元钱吧！”他还显得“很大方”。我犹豫了一下说：“太贵了吧！”我做了扔下报纸要走的姿势，他又怕我不买，于是跳了价，狠狠心，说：“您给一半行了吧！”我花5元钱买下了。其实，我早有收藏，只是怕短缺了这弥足珍贵的一期罢了。

文学作者的摇篮

在《房山人口报》副刊上开设了“人口文学”专版，以小说、散文、漫画等文艺形式宣传房山计划生育工作，反映全县20万育龄人群生育观念的新变化，用鲜活的形象，生动的事迹教育人，感染人。起初我担心稿源不足，质量较低而办不起来，经过一段实践之后，情况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来稿之多，质量之好，作者之广，人气之旺，是我想像不到的。有时为了刊登更多的上乘稿件，不得不挤占其它版面。

《房山人口报》副刊的设置，正如刘泽林同志在《青峰与新时期房山文学的繁荣》一文里说“这些虽是行业报纸但都辟有文艺专刊，专发房山业余作者的文学作品，极大地缓解了《青峰》的版面和出版周期的压力”。这是事实，《房山人口报》的创办确实给《青峰》分流了部分作品，减轻了它的压力，为培养房山文学新人，繁荣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。而从另一侧面也说明《房山人口报》副刊确实办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，否则不会这样“火”。我从《房山人口报》里发现，活跃在今天房山文坛的中老作家，几乎都曾在《房山人口报》发表过文学作品，有的不只一次，比如现任房山文联主席、全国知名作家凸凹，文联副主席张东升，作协主席刘泽林，副主席张永顺，作协副秘书长陈玉泉等。还有张振乾、董华、卓成栋、邢一中等作家、诗人都发了不少作品。他们中多数已成了我的文友，日后跟我有更多的文学交往。当然还有许多作品出自计划生育专兼职干部和广大育龄人群之手。就拿我从地摊上买回的这期报上看，竟出两版文学作品，第三版有纪实小说：《儿子》，有故事：《家教》。有连环画《老模范下山》。有书法；实行计划生育是《致富之路》。还刊载了全国知名诗人晓晴的诗作《桃花开了》。第四版刊登了小柳(刘泽林)的小说《歪脖子树下》，乾恒(张振乾)的抒情小说：《月芽儿》，赵润东的小说《觉醒》，世镛的小小说《计乡长改数》。还有陈玉泉的诗歌：《致年轻的父母》。在二三版的报缝中都登了小小小说，还有人物介绍《著名评论家周红兴》《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轶事》等文章。有些作品虽有点幼嫩，但乡土气息很浓，情感真实，感染力较强。有的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较高，情节生动，很受读者青睐。其中有不少作品被国家、省市级的报刊采用，如《北京日报》《中国人口报》《北京日报·郊

区版》多次登载凸凹、乾恒、刘泽林、张永顺及笔者的文章。其中有的还获了奖，如笔者的小说《郝秀珍‘告状’》，张永顺的散文《亲闺女》均获《北京日报·郊区版》（见1990年6月27日）“渐田杯”征文三等奖。笔者的《不能光喊难不解难》，张永顺的《话说马淑英》均获《中国人口报》微型报告文学征文三等奖（见1991年11月8日“中国人口报”）。笔者的《只当妈妈正年轻》获现代家庭征文二等奖（见中国人口报1989年末版）。

张永顺的散文《山溪流过绿色的山村》获得《中国人口报》举办的“世界50亿人口日奖”（见中国人口报1991年1月4日《乾坤》第八期）有专家评论，该文“从某一个侧面歌颂了改革，值得称道，它把党的计生政策同农村改革有机地融为一体，立意更高一筹。”笔者的计划生育故事集《太阳在心底燃烧》（中国科普出版社1989年出版，有四分之一故事在《房山人口报》刊登过。另有部分文章在辽宁省锦州市的《家庭报》刊登过。此书被编辑点评：“以田园诗般的乡土情调，浓郁地勾勒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京郊地区人们的风貌，从控制人口数量，提高人口质量的侧面揭示了什么是家庭、生活和幸福的真谛，沁发着淳朴的泥野芬芳。这些精粹的文章小中见大，平中含高，怪不得著名作家浩然说一翻此书竟被吸引住。”该书被国家计生委宣教中心推荐给全国计生工作者读物。（见北京计划生育宣教中心主办的《计划生育宣传品制作并发行》（1989第一期4版））。

同时我们还以《房山人口报》的名义开展了以下活动：一、邀请《北京日报·郊区版》副刊编辑给业余作者做如何写好“人口文学”的报告，辅导房山业余作家创作。二、借台唱戏，把较好的作品推荐给《青峰》（含《大房山》）《矿机报》《房山政协报》，以及给《中国人口报》《北京日报·郊区版》等。三、开展《征文》活动，发《征文启示》，征文时间长，题材广泛，文学形式多样。这些十分有效的举措不仅深入宣传了计生工作，而且促进了房山文学创作，培养了房山文学新人。总之《房山人口报》在当时起的作用是值得认真总结和回顾的。